

顶层设计

——一本书和一堂课

徐一大

最近到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听了一堂公开课，是由我国八十一岁高龄的资深经济专家吴敬琏主讲，讲课的题目是《2011 年中国宏观经济——态势和展望》，讲课到最后，吴是这样总结的：第一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，积累了很多问题和矛盾，尤其是体制上的问题，这个瓶颈不打破，经济发展就存在隐患。第二，我们的政府做了很多不该管的事情，让市场经济的走向有点扭曲，这个问题在当前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看，是已经表现出来的突出矛盾。第三，缺少顶层设计，换句话说讲，缺少宏观战略上的大格局布局，或者讲，缺乏整体性的战略考量，致使很多在微观层面上表现出来的问题无法得到应有的解答。

听了以后，如“当头棒喝，轰雷贯顶”，有些话在他的文章中也出现过，但他仍坚持经济发展应以市场为主线的想法是非常有代表性的。我在课中还听到他讲到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影响，他对于房地产在国内生产总值里居高不下的比例也很困惑，而且按现有的态势，他好像也没有办法，这大概可以归结为“过程中的矛盾”，经济在自由竞争下，由于供需矛盾的作用，会产生这种结果，但问题是市场经济背后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让市场化变得非常被动，朝令夕改让人困惑。

历史总是有延续性的，最近看一本由我国著名城市规划大师陈占祥女儿写的回忆录《多少往事风雨中》，记录了陈先生解放前从英国留学回沪，到解放后北上主持北京城市规划工作，与梁思成先生对北京城的古城保护和新城建设提出“梁陈方案”，结果被否决；再到后来反右，文革一系列政治事件中被批、被斗，再到出国到美国讲学，最后在京去世的一系列事件，令人感慨，让人唏嘘！

该书比较客观地记录了我国老一辈城市、建设专家的理想和实践，突出了与政治体制的矛盾，当年国家主席是这样回答梁陈方案的：“为老城墙哭鼻子，还讲什么城市建设”，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大手一挥，“我要让天安门周围，布满烟囱！”，我想象了一下当时拆古城墙，把大型重工企业建在北京城内的情形，有些不寒而栗，这是封建君王的做法，与开明先进的社会主义体制大相径庭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在反右与文革中，陈备受凌辱与折磨，还好有梁的支援，幸免于难！

当时，一个大前提是：“听苏联老大哥的”，因为指定北京城市建设方案时，苏联专家插手了，而且是主导了城市建设的方向，这让人很困惑，这些专业的苏联专家，居然向新中国献上这么一个“大蛋糕”，一个充满了污染的城市，城市化与工业化可以并驾齐驱，但是工业化的区域必须有适当的选址，否则，再进行改造，就会很难。因为留下来的烂摊子，要花很多精力和人力、财力才能够消除城市结构性的破坏！我们很多新城直接建在老工业区上的做法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建设，城市工业化带来的效益是经济性的，但社会效益、环境效益都背道而驰，这也导致了人口结构和就业的不稳定！城市规划是城市在土地开发和空间布局上的战略，而我国当前很多城市规划在结构上所做出的“几年一个大调整”让人无所适从，这显示出“顶层设计”的乏力！

面对体制性的矛盾，面对理想的破灭，梁思成选择留下，陈占祥选择坚持，

梁是勇敢的，至少坚持了许多作为城建专家应该坚持的原则，虽然为体制所不容，但他没有退却，这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境界，大有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的献身精神，而且梁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也非常人可以企及，当然这与他的家学有关，他的父亲梁启超是变法的先行者，与政治体制如何进行有效的对话他应该是有备而来。

“逝者如斯夫！”，现在又在掀起的新一轮区域规划和城市建设浪潮陆续将中国的二线、三线、四线城市推向风口浪尖，作为城市规划和开发管理者，作为专业人士，我认为应有所坚持，城市规划是手段，是方法，但不是“假把式”，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必须尽早提出，以绝后患！

记得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句话：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！”。